

作品 | 月下蝶影

# 宫廷记事



3.0亿积分  
1.0亿万点击  
1000万读者票选  
最好看宫斗爽文

比肩《后宫·甄嬛传》  
网络原名《妃嫔这职业》

这世上没有一路辉煌到底的宠妃，偏她，

**通透算计 步步荣华 颠覆后宫**

争宠传统视角！

这世间最尊贵之人虽为皇帝，却也是最无情的男人。  
她注定要为他算计一生，成为天下间最尊贵的女人。

ARTLINE  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

# 宫廷记事

月下蝶影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宫廷记事 / 月下蝶影著. — 北京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 
2014. 7

ISBN 978-7-80769-721-3

I. ①宫… II. ①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42838 号

## 宫廷记事

著 者 | 月下蝶影

出版人 | 田海明 朱智润

选题策划 | 麦田书坊工作室

责任编辑 | 曾 丽 罗 婷

责任校对 | 曾 一 李 芳

装帧设计 | 荆棘设计

内页设计 | 赵苏楠

责任印制 | 罗艳平

营销推广 | 魅丽文化

出版发行 |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120 64267397

印 刷 |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| 19

字 数 | 348 千字

版 次 |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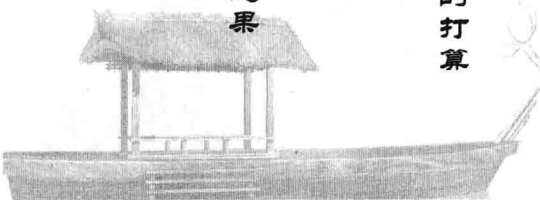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 | ISBN 978-7-80769-721-3

定 价 | 2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# 目 录

- 001 / 第一章 醒悟
- 017 / 第二章 宠与爱
- 033 / 第三章 各自心思
- 049 / 第四章 生辰
- 067 / 第五章 心意
- 084 / 第六章 太后的打算
- 098 / 第七章 迁居
- 109 / 第八章 得失
- 123 / 第九章 自食恶果



# 目录

- 135 / 第十章 谁算计谁
- 145 / 第十一章 误解
- 159 / 第十二章 有孕
- 177 / 第十三章 升与降
- 191 / 第十四章 利用与报复
- 209 / 第十五章 折子戏落幕
- 231 / 第十六章 新人旧人
- 256 / 第十七章 真相
- 276 / 第十八章 花开尽





第一章 醒悟

三月桃花正艳，只是这后宫之中，往往人比花娇。

景央宫外，或美或娇或媚的妃嫔带着侍女逶迤而过，视线扫过跪在宫门外的女人时，皆带着些幸灾乐祸的意味。

“主子……”斜雨把眼神从跪着的女人身上移开，有些害怕地压低声音，仔细观察自家主子的表情。

庄婕妤淡淡地瞥了斜雨一眼：“畏畏缩缩的，成什么样子。”见斜雨站直了身体，她才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看向跪在地上的女人，语气中带着幸灾乐祸与嘲讽，“我这个妹妹心高气傲，今儿落了面子，总该学会了，这里是后宫，她也不再是庄家娇滴滴的嫡女，有些事情由不得她的脾气。”

斜雨瞧见庄婕妤眼中的笑意，后背渗出几丝寒意。无论怎么说，庄婉仪也是主子的妹妹，即便不是一母同胞，但总归都是庄氏一族，如今主子竟连这点情分也不念，可见对庄婉仪有多大的记恨。

前些日子庄婉仪也曾得过几分圣宠，只是得意忘形，失了宠又在凤驾前失了仪态，便落得如此下场。听闻昨儿才病倒，今日又被罚跪在景央宫外，此次以后庄婉仪在宫里只怕是废了。

跪在地上的庄络胭却无视四周或麻木或幸灾乐祸的眼神。往日她只觉得帝王之宠如昙花一现，争来争去也不过一场空。如今想来，她还是天真了些，没有圣宠的妃嫔在这后宫之中，即便活着，也是窝囊至极，任人欺凌。

此时的她虽是跪着，但却是说不出的轻松，因为她看明白了这个后宫，看明白了皇帝，也看明白了自己。一想到后宫中，既无身份又无圣宠的女人有什么下场，庄络胭便叹了口气。虽说对皇帝没有什么念想，但是圣宠却必须要争的。就当自己是卖身给后宫的长工，并且签了一辈子都无法赎身的死契。

庄络胭小心地用宽大的宫袖揉了揉膝盖，抬头看着宫门上挂着的牌匾——景央宫，这是后宫女人都想住进去的地方。

脑子里堆积着一些想通的道理，庄络胭觉得脑门有些发疼，低头掩去不自觉皱起的眉。既然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，所以再也不能窝囊地一直被人欺负着过日子。

“我当跪着的是哪位娘娘，原来是庄婉仪，瞧这苍白的脸，瞅得我都心疼了。”

庄络胭抬头，眼角扫到一抹天蓝的裙角，正是说话的人。这女人的声音带着刻意的高昂，脸上带着明显的笑意，似乎对她现在的下场十分高兴。

能这么明着与她过不去的只有马婕妤好了，但凡有些脑子的妃嫔也不会在景央宫的大门外，明目张胆地做出这等张狂的模样来。

“奴婢给马婕妤请安。”跪在庄络胭身边的一个宫女忙把头叩了下去，似是害怕慢了半分便引得马婕妤不满，另一个倒是不卑不亢，规规矩矩行礼后，又直直地跪着。

“见过马婕妤。”聪明的人能屈能伸，庄络胭觉得，选择埋头比选择掉头来得聪明。

马婕妤进宫已经有几年了，刚进宫也受过圣宠。前些日子她在自己这里吃了不少排头，如今自己失去了圣心，难怪她这般幸灾乐祸。

若说马婕妤这番行为太过没脑子，那么她自己曾经做的那些事情就叫没脑子，得了半分圣宠便做出十分猖狂的事来，难怪落得如此下场，倒也不算冤。

进宫前教养嬷嬷已经说过，后宫的女人，大多集才貌心计于一身，谁也不能小觑。可是她进宫后由原本的贵姬晋封为婉仪，便忘了自己是谁。如今一夜梦醒，实在觉得自己愚蠢至极。

膝盖处的麻痛感让她觉得，作为女人活要精彩地活，死也要轰轰烈烈地死，就算勾引皇帝不成功，也总比坐等着别的妃嫔坑死自己好。

马婕妤见自己挑衅了半天，庄络胭也没有半点反应，心里原本的快意也化作了不满：

“庄婉仪，怎么我这个婕妤不配与你说话？”

“马婕妤恕罪，并不是妹妹胆敢如此，只是皇后娘娘命我在此处跪着，我不敢有半分懈怠，还请婕妤恕罪。”庄婉仪头埋得更低，不去看马婕妤的脸色。就这点言语打击，自从她失宠后，都已经听习惯了。

她一时得意得罪了后宫不少人，如今别人落井下石，天理昭昭，报应不爽……果然是有道理的。

“你……”马婕妤见庄婉仪毫不在意的茫然模样，面色瞬间沉了下来。

“很好，本宫原本想着你是个不知足的人，不过见你今日还算知道规矩，便免了跪罚吧。”不知皇后何时出现在两人身后，满身的贵气。

“臣妾言行无状，幸得皇后教导，方知不足之处。皇后娘娘仁慈，只罚臣妾跪刑，臣妾实在无颜。”庄络胭言毕，又行了一个大礼才慢慢起身。待站直了，才觉得膝盖处酥麻难耐，几乎快要失去知觉，面上却不能显露半点痛苦之色。不过，这文绉绉的话说着，还真是有些拗口。只是人想要好好活着，就要学会适应环境，所谓强者生存，并不是一句话而已。

皇后见庄婉仪这般识趣，面上神色好看了一些。不过是个失去圣宠的婉仪，加上庄氏在朝上有些地位，她犯不着太抹庄家的面子，又摆出了大度的姿态，何乐不为。

如庄婉仪这般没什么大脑的女人，皇上最多不过尝个新鲜，很快便会忘在脑后。她也不需要赶尽杀绝，宫里多一个少一个这样的女人，也没什么不同。

想到这里，皇后冷冷地看了马婕妤一眼，见马婕妤哆嗦了一下，才由身边伺候的宫女扶着自己回了宫。



直至看不到皇后的身影，马婕好才敢伸手擦拭自己额头上的冷汗。她转眼看向一边的庄婉仪，发现对方脸上不喜不怒，不见半分狼狈，不甘地轻哼一声，带着自己的宫女太监招摇而去。

“主子。”庄络胭身边的宫女见马婕好走开，忙伸手扶住她，眼中担忧之色不似作伪。

庄络胭看了她一眼，把手递给了她。云夕是庄络胭从府中带来的，当初母亲为她进宫做了很多准备工作，恐怕唯一没料到的就是自己的性子并不适合待在宫里，以至于落得现如今的下场。

“回去吧。”见到皇后今日这个态度，暂时应该不会太为难自己，她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好好休整并计划一番。

看过历史上太多的后宫悲剧，庄络胭心中很明白，女人对帝王来说，不过是工具，喜爱时金屋藏之，厌弃时，弃如敝帚。可是在这后宫之中，如果没有半分圣宠，连宫女太监尚且不如，又何谈过悠闲的日子？

现如今多活一世，何不活得自在些，即便在历史上留下个宠妃的名头，也不枉走这一遭。

因庄氏在朝堂中的地位，尚舍间给庄络胭安排居住的桃玉阁位置还算不错。位置很好不说，外面还有一片桃林。如今正值三月初，桃花即将盛开，待花开之时，不知又会是何番景致。

庄络胭一回到桃玉阁，便到软椅上躺下，慵懒地靠着椅背，由着云夕替自己按揉膝盖。云夕的手艺很好，庄络胭缓缓地闭上眼睛。

约莫过了半炷香的时间，庄络胭慢慢地睁开眼，视线在屋内扫了一眼：“云夕，绿漪去哪儿了？”

云夕小心地打量了一下自家主子无喜无怒的神色，心头微微一颤：“奴婢不知。”

“罢了，如今我不过是个失宠的婉仪，待她回来，你便打发她去尚衣局做浣衣婢，桃玉阁太小，容不下她。”说完便不再开口。

云夕犹豫道：“主子，如今这个时候，若是撵了绿漪，其他宫的主子小主……”

庄络胭嗤笑一声：“反正也不比现在差，我身边万万容不下这样的奴才。”

云夕的眉梢被惊得一跳，埋下头，不敢再多言，心里却有着微微战栗之感，在后宫沉浮后，主子似乎有些不一样了。

有时候，只有杀戮果决，才能在这后宫里好好活着。太过善良的人，在这后宫里，即使活着，也不过是生不如死。如今一遭失势，当然明白怎样做对自己最有利，再不是那懵懂的小姑娘。

到了午膳时分，膳食过了正午才被尚食局的人送来，菜色不怎么好，摸着也不太热乎了。庄络胭面无表情地看着桌上的膳食，伺候的人瞧不出她是怒是悲。

待所有的菜摆好，总共也不过四样菜、一盅汤、一叠点心。汤已经凉了，点心瞧着也

不像是刚出炉的。净手后吃了一筷子青笋丝，虽说不太鲜，味道尚可。这些日子一直吃这些东西，她已经快习惯了。

见主子并没有因为尚食局送来的东西动怒，屋内的宫女太监松了一口气。

庄络胭用完午膳后，绿漪总算回了桃玉阁。庄络胭端着茶盅，也不瞧她跪在自己面前的模样，直至半炷香后，才叹息一声：“我素来就不是喜欢为难人的主儿，今日你绿漪虽说擅离职守，但是念在我们主仆一场，你便去尚衣局吧。至于去做什么，由云夕去跟尚衣局的人说，反正不会缺了你的差事。”

“主子！”绿漪没有想到庄婉仪在这个紧要关头还敢做出这等举动来，只当她是气得狠了，便磕起头来，一个劲儿地告饶，“求主子开恩，求主子开恩，奴婢再也不敢了……”

“福宝，堵上她的嘴，我今儿身子乏了，不爱听这些。”庄络胭站起身，决定享受宫妃们每日可以午睡的待遇。

现在的庄络胭很知足，当然，偶尔遇到皇帝来缓解一下某种需要，连带着提高身份，就更好了。

所以，春天如此美妙，不睡午觉实在是太浪费了。

## 二

“你是说现在比较受宠的是淑贵妃、柔妃还有嫣贵嫔？”庄络胭吃饱睡好，终于觉得自己应该奋发向上，开始认真分析后宫的局势。

“回主子，的确是这样的。其次便是宁妃、徐昭容、叶淑仪三人，这三位娘娘在皇上那也是极有脸面的。还有贤妃与媛妃，皇上还是太子时，便在身边伺候了，也是与其他妃嫔不同的。近来皇上也宠爱过庄婕妤……还有白容华与金良仪。”云夕见庄婉仪听到庄婕妤好时，半点情绪也无，心知主子确实比往日沉得住气，也放下心来，桃玉阁日后总算还有些盼头了。

其实论姿色，自家主子在后宫之中，也算是极其出挑的。肤白柔嫩，青丝如墨，眉如黛，若不是这般，以主子之前的性子，又怎能引得皇上垂怜，只可惜主子往日的性子浪费了这等容貌。

淑贵妃与嫣贵嫔不仅美艳并且善舞，柔妃擅曲，宁妃擅画，徐昭容擅诗词，叶淑仪气质不凡，就连白容华与金良仪也是温柔似水的可人儿，可见这后宫之中的妃嫔何等能耐。

就连最近受过两次圣宠的庄婕妤，她的异母亲姐姐，也是个体态标致的美人，也难怪自己被宠幸几次后便被帝王忘在脑后。

对拥有美人无数的帝王来说，光有美貌是不能巩固圣宠的，因为后宫之中最不缺的，便是美貌。

她如今不过是个五品婉仪，所以分到身边伺候的只有三名宫女、三名太监。剔除几个

不够忠心的，现在身边只剩下宫女云夕、听竹，太监福宝，幸而桃玉阁并没有什么要事准备，现下这般也算清静。

“现如今我身边只你们三个，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，日后我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，若我得青云，必不让尔等陷淤泥。”

庄络胭当然不相信这个世间有永远不变的心，但是只要这一刻这些人的心是忠诚的便足够了，而她也不会吝惜说这些好话。

“奴才誓死追随主子。”三人在庄络胭面前跪下，心里也盼着桃玉阁有攀上青云的一日。做主子的得宠了，做奴才的在后宫里才能直起腰来，做奴才的不就是盼着这些吗？

庄络胭面色淡然地让他们站了起来，这后宫中奴才也要仗着主子的势，凡是背信弃主者，又有几人有好下场。

她心里清楚，有了美貌并不代表可以得到恩宠。可是若没有美貌，要得到恩宠便难上加难。在这后宫之中，美貌不是唯一条件，却是必备条件。

男人都是好色的，无关他是帝王还是凡夫俗子，也无关他是明君又或者是昏君。

庄络胭很庆幸自己有很好的容貌，可是一个美丽的女人，除了有漂亮的容貌，还要有柔滑娇嫩的肌肤、让男人动心的仪态，但又不可显得过分做作，过之是矫情，欠之便不够大气。所以她除了容貌，还欠缺一些东西，也因此很快失宠了。

后宫永远不缺得宠的女人，自然也不会缺失失宠的女人。所以半个月过后，原本爱取笑庄婉仪的妃嫔们也渐渐失去了兴致，甚至习惯了她不出现在热闹的场所，渐渐地，庄婉仪这个称号也慢慢消失在妃嫔口中。

“主子，外面桃花正艳，可要出去瞧瞧？”虽已经是春天，但是今年的三月仍旧春寒料峭，听竹拿来披风替庄络胭披上。

庄络胭偏头看向窗外，拢了拢披风，把手递给听竹：“也好，反正这些时日在屋子里待着也无趣。”

桃玉阁正门左边便是一片桃林，因庄婉仪失宠，倒很少有妃嫔到这边来。庄络胭行至一片粉色中，想要张嘴附庸风雅地吟上两句诗词，才懊悔自己进宫前没有好好念书，想来想去也就一句“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”。

只是她看桃花的兴致正好，吟这么句叹息怅惘的诗句实在不合适，最后只能摇头作罢。她顺手折了朵桃花别在鬓间，因为她很喜爱桃花。

“主子，这桃花您戴着，竟把花显得更娇艳了。”听竹见庄络胭兴致好，便上前凑趣说话。

“快别这般宽慰我了，这桃花娇艳又岂是我这等俗女子可比的，不过沾了桃花的光，陡添几分娇色罢了。”她看着满园娇艳的桃花，忽然想起教养嬷嬷说过的话，做女人别做桃花，虽然美艳一时，但待枯萎时，不会惹人半分垂怜。按庄络胭现在的想法来说，女人

只要不把一生的希望系在一个男人的情爱上，像什么花都成，反正不过一个自在。

“若说这桃花最大的好处，便是酷暑结成果子时，香甜可口，实在美味。”说到这里，庄络胭带了些期望的意味看着这些桃树。

“主子若是喜欢，等桃熟了，我们便多采摘些来，做成桃干可好？”听竹小心扶着庄络胭。

“这倒不必了，我喜欢吃桃也不过是喜欢它的那份鲜嫩，若是做成了干，还有什么滋味。”庄络胭摇了摇头，提起裙摆伸手撩开一枝桃花。

她今日穿着雪色洒桃花裙，虽说与当下景致十分相配，不过行动起来却有些不便，时有桃花落到她的颈项，痒着有些难受。

主仆二人好不容易找到桃林中的石桌，还未来得及坐下，只见一阵风吹来，桃花雨纷扬而下，若是有人瞧着可能会赞一句“花美人更美”，可惜庄络胭此刻差点没有揉瞎眼睛，嫣贵嫔能在花下嫣然一笑惊艳皇帝，怎么到了她这里，就是尘土掉进眼睛里的狼狈。

“听竹，扶我回去。”揉了几下眼睛，越揉越难受，她最后决定回去用绢子擦一擦。

伸出的手老半天没有被扶住，她不禁皱了皱眉头：“听竹？”见听竹没有应声，她睁开没有落尘的眼睛，只一眼便跪了下去。

“臣妾叩见皇上。”什么在某种场合下惊艳登场，什么靠一首诗赢得皇帝青睐，这下子全泡汤了。现在一副脸皱成褶子的模样，能美到哪里去，能仪态万千到哪里去？

“起身。”成宣帝淡淡地开口，“你是……”

大约是皇帝身边的解语花太多，又或者庄络胭转换了性子让这位帝王一时间没认出来。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，庄络胭心里明白了一件事情，自己这个曾经得宠几次的庄婉仪，早已经被成宣帝忘在了脑后。倒也没有什么难过或者遗憾，只是在心里感慨一番罢了。

后宫中争风吃醋也好，争权斗利也罢，笑到最后的却没有几个。而帝王却可以风光一生，拥有无数女人的一生。所以，这样的男人就算貌比潘安，才高八斗，也不值得动心。

“回皇上，臣妾是桃玉阁婉仪庄氏。”庄络胭想扯出一个笑来，只是眼里实在难受，反倒流出眼泪，显得更加狼狈。

成宣帝这才想起眼前的女子是谁，原来是庄婕好的妹妹。原本瞧着也算是个尤物，只可惜宠幸两次后觉得乏味，便不再临幸。今日瞧着，似乎也没有那般索然无味。

“扶着你家主子回去，好好伺候着。”成宣帝看了眼听竹，伸手拭去庄络胭脸颊的泪痕，语气平和，并不显厌恶之意。

当天中午，正当庄络胭吃着半冷的膳食时，乾正宫的赏赐下来了。

赏赐的物品并不多，只是两支琉璃桃花钗与两匹桃花样的宫绸。

这两支琉璃钗做工非常精细，也算是极为金贵的东西。庄络胭当下便有些疑惑，难道自己上午那般狼狈的模样还让皇帝另眼相待？

后宫里几乎没有谁相信庄婉仪能爬起来，虽说她有几分美貌，但是那样的性子，能得多久宠爱？哪知竟传出皇上赏赐她的消息，让一干女人心情有些复杂。

“皇上竟把那对琉璃钗赐给了庄婉仪。”皇后捻着手中的佛珠，神色淡然道，“看来这庄婉仪还有些手段，本宫倒是小瞧了她。罢了，和玉，去把本宫上个月得的缎子送去桃玉阁。”

“是。”和玉小心退了出去，直至转身也没见皇后的脸色有半分变化。

桃玉阁里此时比往日热闹不少，尚宫局的人把往日该添置的东西一股脑都送来了，全然不记得前些日做的那些事。庄络胭也当作不记得，只让这些人放下东西，也没摆出猖狂的模样，但就是因为这种态度，这些太监们更加不安。

若是被发作一顿，这事便揭过去了，可是如今这位再度得了圣上青睐的庄婉仪竟然一点反应也没有，可见其心计不同于往日。宫里越是这样的主儿，越不能得罪，因为有时候看起来越温柔的女人就越心狠手辣。

“主子，皇后娘娘身边的和玉姑姑来了，说是皇后娘娘听闻你身子大安，便赏了好几匹宫缎下来。”云夕走到庄络胭身边，“还有淑贵妃、宁妃、徐昭容、嫣贵嫔都送了东西来。”

“都收下吧，怎么表达谢意，你们心头也该有数。”庄络胭倒不认为这些女人是来拉拢自己，更多的恐怕是一种示威，在提醒她不过是得了皇上赏赐，在她们眼中也不过是个随意打发的婉仪，任谁给自己的东西，也能用上赏赐二字。

“是。”云夕退下，向候在一边的福宝使了个眼色，两人便把这些东西直接入库登记，倒也没有不知趣地把东西呈到庄络胭跟前。

乾正宫，封瑾午膳后看了些折子。内侍太监端来后宫诸妃嫔的牙牌，牙牌有银制的，有铜制的，有木制的，足见身份有别，竟是连牌子的材质也是不同的。

原本无心翻牌，封瑾一个去字未出口，突然想起晌午下朝后桃林之遇时，庄婉仪那狼狽的一面竟让他觉出几分自然与娇憨来，这一眼倒让他觉得比美人倾城一笑来得舒心。

他挑起盘中木制牙牌看了一眼，缓缓扣下：“今夜桃玉阁掌灯。”

“是。”

内侍太监看了眼牌子，只见这木制牙牌上刻写着“桃玉阁庄氏婉仪络胭”，暗自想，只怕桃玉阁又要风光几日了。

庄络胭接到内侍太监掌灯的传旨，实在有些意外。眼见伺候自己的宫女太监皆面露欣喜，手忙脚乱地要准备这样那样，她叹息一声，可见失宠对宫妃来说有多可怕。

沐浴更衣焚香，在听竹与云夕开始上妆时，庄络胭终于开口了：“你们放着，让我自己来。”

她的优点在后宫来说没有多少，但是好在肌肤很不错，浅扑一层素粉便好。

柳叶眉在烛火下会多添几分婉约，再在额际描上一朵粉色桃花，也算是应了上午的情景，想必能让皇帝为之心动。

所谓人是木桩，三分美发三分衣裳四分容妆。这要穿的衣服太艳则魅，太露则俗，所以月光色的束腰广袖襦裙在夜色中，便显得有几分出尘味道。

以帝王的心态来看，没准越是这样的感觉，他越有一种征服的欲望，但凡心怀霸业的男人多少有些这种毛病。

挥退听竹与云夕，庄络胭先往自己头上堆发饰，接着往身上配饰品。她抚着这一头柔顺的青丝，让听竹绾成飞仙发，配上皇帝赏赐的琉璃桃花钗，竟有说不出的合适。

听竹与云夕瞧着主子这一番改变，震惊于她无一不是的算计，又喜其有这等手段。望着已经开始变暗的天际，两人七上八下地等着黑夜来临。

寥落古行宫，宫花寂寞红。

御驾行过，带起多少女人的希望，又有多少女人在这一夜又一夜中红颜未老恩先断。

可是即使这样，又有几个女人真的不在意宫中的繁华。每个女人都希望自己是笑到最后的那个，却不知自己的命运正如水中浮萍，扎不了根。

成宣帝是明君，所以庄婉仪这般姿色的女子虽说让他惊艳半刻，但还不足以让他放下政事提前前往桃玉阁。所以当他处理完政事起身前往桃玉阁时，戌时已经过了。

太监抬着御辇走在青石路上，几乎没有发出半点声音。当封瑾闻到清淡的桃花香时，便知离桃玉阁已经很近了。他掀开面前的帘子，只瞧着不大的桃玉阁门前的灯笼高挂着。夜色中，身着月色束腰襦裙的女子提着六角琉璃宫灯安静地站在门前，发间的琉璃钗在烛光下映衬出莹莹光彩，让人一眼望去，竟忧心夜风是不是会让她受凉，忍不住想将其护在怀中。

封瑾眉梢微动，御辇停下。他看着女子盈盈一拜，走出辇伸手执起那双手：“爱妃不必如此多礼。”然后一伸手，把人裹进自己的披风中。

帝王的手保养得很好，或许是因为习过骑射，手掌有一层薄薄的茧。庄络胭垂下眼睑，任由皇帝搂着自己往内室走。琉璃灯随着动作轻轻摇晃，身后的影子也跟着颤抖。

把琉璃灯挂在雕花梨木架上，见皇帝正在看自己白日里无聊时描的可爱小胖猪，便端了一杯热的花茶到皇帝身边：“皇上，夜里寒，喝杯茶暖暖身子。”

“爱妃的这画……”成宣帝想说这画有些不伦不类，与擅画的宁妃比起来，实在相差太远，不过见其那不堪盈盈一握的细腰，轻笑道，“倒也有几分别致。”

“皇上这话当真？臣妾都练了好些时日，今儿他们还说臣妾这画有进步。”庄络胭说完，面上的喜色一览无余。

封瑾接过茶盏，瞧着庄络胭高兴的样子，心想，果真是刚入宫不久的女子，这一颦一笑还留着少女的娇憨。不过风姿倒也不俗，想来自有一番滋味才是。

封瑾放下茶盏，把那略显冰凉的手握住：“夜色晚了，还是早些休息才是。”低头便见刚才还笑得娇憨的女子面上染上红霞，娇艳异常，让人瞧着便心情愉快。

封瑾把美人揽入怀中，手下的肌肤柔嫩异常，让他不忍移开手，这庄婉仪果然不俗。

“皇上，臣妾……”娇娇弱弱的声音当然不能让封瑾停下动作。

候在外间的太监宫女皆埋头凝声，仿佛听不到房中的动静一般。身为太监总管的高德忠示意小太监准备沐浴之物，再抬头看了眼显得有些冷清的桃玉阁，如果没有意外，这桃玉阁只怕要热闹些许日子了。

封瑾看了眼已经在怀中昏睡过去的女子，心情甚好地把人抱起来放到外间准备好的浴桶里，瞧着那雪白肌肤上留下的红印，勾了勾嘴角。

水的温度刚刚好，庄络胭打了个哈欠，这次是真的睡了过去。

时近卯时，封瑾由高德忠伺候着更衣。这原本是该由侍寝的妃嫔来做，但是高德忠见庄婉仪睡得很香，全然没有半点醒来的样子，瞧着皇上轻手轻脚的模样似乎也不想吵醒庄婉仪，他便小心上前伺候穿衣。

走出房门，封瑾发现只有两个宫女和一个太监在外面候着，不由得挑眉道：“你们都是伺候庄婉仪的？其他的奴才呢？”

“回皇上，庄婉仪跟前只有我们奴才三人。”福宝跪在地上小心翼翼地回答。

闻言封瑾眉头挑得更高，转身对高德忠道：“你去叫殿中省安排几个得用的奴才到桃玉阁，好好一个主子只有三个奴才伺候成什么样子？”

“是，皇上。”高德忠低下头，看着脚上的缎子鞋，似乎早已经习惯这个妃嫔得宠，那个妃嫔失宠。

待圣驾离开，原本躺在床上沉睡的庄络胭睁开了眼睛，柔媚地勾起嘴角。

男人果真也会这样，即使再了不起的男人，骨子里偶尔也会有让女子使唤的兴致。

#### 四

按照宫里的规矩，妃嫔被皇上宠幸后，第二日一早需要向皇后请安。自然也有皇帝心疼美人，免了请安礼的。

庄络胭昨晚在迷迷糊糊间，虽然听到成宣帝说过早上免了她的请安礼，但是她已经不是原来的她，知道在这后宫里恃宠而骄最后不会有好下场的。

按着婉仪的品级打扮一番，不能过于艳丽，也不可素雅低调，在这后宫里过分低调便是刻意高调，反倒碍某些人的眼。

皇后住在景央宫，也是建朝以来皇后的住处。皇后年长皇帝一岁，并不得皇上宠爱。但是皇帝对皇后还算敬重，所以皇后在后宫的地位还算稳固。只可惜皇后只诞下一女，两

岁时便早夭了，以至于让后宫几位受宠的妃嫔分了些风头去。

后宫中失宠比复宠来得容易，所以当众位妃嫔看着庄婉仪来给皇后请安时，心里都有些不是滋味。明明只是个空有几分姿色的女人，又有何手段复宠。

“臣妾拜见皇后，皇后万安。”庄婉仪来的时间不早不晚，也算是懂规矩。行过大礼，皇后身边的大宫女便上前扶起她，全然忘记不久前才冷颜待过。

“刚才皇上身边的小太监还来告诉本宫免了你今儿的请安，你竟是来了，快些坐下吧。”皇后的容貌在众位妃嫔中虽然算不得上乘，但是通身的大气却足以彰显帝后威仪，这笑起来时也端得贤良大度。

“皇上与皇后体恤，是臣妾之幸。只是臣妾几日不曾给皇后请安，心中愧疚，方才今日扰了您，还请皇后娘娘别嫌弃才是。”庄络胭心里冷笑，什么不让自己请安，这话怎么不在自己行大礼之前说，不过是挣得一个贤德大度的名头而已，这皇后当的，也当真无趣至极。

“你能这样想，本宫心中十分熨帖。”皇后说着，又叫人赏赐了一些东西给庄络胭，引得一些低位分的妃嫔羡慕不已。

殿内的妃嫔们说了一会儿话后，就听到太监传报的声音：“淑贵妃到，苏修仪到。”

庄络胭站起身，看着两个美貌女子步调曼妙地走进来。走在前方的是一个着粉色宫装襦裙的绝色女人，看年纪不过二十左右，尽管她身姿如柳，但是仍能看出她眉眼间的傲气与贵气，不难看出是个极受宠的妃嫔。

落后她一步的女子容貌也十分不俗，但是气度稍缺一分。两人眉眼有些相似，看此人似乎对走在她前方的女子有些敬畏。

“臣妾见过皇后。”淑贵妃盈盈一拜。不过这么一个动作，却做得优雅至极，让庄络胭心里暗叹，也难怪如此受宠，她若是男人，也会忍不住对这种尤物多宠上几分。

又是一番请安叩拜后，又听太监来报媵贵嫔到了。

从昭仪以下，几乎所有的妃嫔都没有封号，不过以姓氏做称呼，只有这媵贵嫔薛珍瑶得“媵”字做封号。庄络胭进宫时听说当初媵贵嫔与皇帝在梅林初遇，嫣然一笑让皇上大为惊艳，不久后便由小小的丽人升为容华，最后又由容华直接被册封为媵贵嫔，可见皇上对她的宠爱。

进门的女人比淑贵妃艳丽几分，举手投足间无不透着一股柔媚。她进门先是看了屋里众妃嫔一眼，才上前给皇后请安。

皇后待她的态度与淑贵妃无异，倒是让庄络胭看不出皇后对这两个宠妃有何想法。不过她在想，若不是媵贵嫔出身稍微差了些，只怕现在就不仅仅是个侧三品贵嫔了。

“今儿皇后娘娘这里好生热闹，这莫不是好些日子不见的庄妹妹？”媵贵嫔眼睛非常漂亮，视线落到庄络胭身上时，笑容格外柔媚，却让庄络胭察觉出几分凉意。

“回姐姐，正是臣妾。”庄络胭起身行了一个屈膝礼，面上勾起一丝笑意。



“前儿听闻你病了，我也不曾得空看你，现在可是大好了。”嫣贵嫔笑意盈盈地看向淑贵妃，“贵妃姐姐瞧瞧婉仪妹妹这小脸，瞧着竟是瘦了许多。”

“婉仪妹妹确是瘦了几分，虽说已经大安，还是得好好将养才是。”淑贵妃细细地看着庄络胭，露出一个温婉的笑容，声音也如春风般柔和，“若是缺了什么东西，到皇后或是我们几位姐姐这里说一声便是，万不可苛责了自己。”

“臣妾谢过各位姐姐，并不曾缺些什么，倒是让姐姐们担心了。”

庄络胭坐回椅子上，心想，这些女人若真的当自己是妹妹，又何苦一句句叫着“婉仪妹妹”，不过是提醒自己位卑人微，别因得一次宠爱便猖狂罢了。

“你们这般和睦本宫也放心了，早先太后的康安宫里已经传旨，照旧免了近些日子的请安，各位妹妹若是无事，便回了吧。”皇后看着一屋子各式各样的明媚娇艳的女子，摆了摆手。

既然皇后这样说了，众位妃嫔自然不会厚颜留下，齐齐退出景央宫后，才露出了半分真性子。

老实又无希望得宠的妃嫔退出景央宫后，便安安静静地离开了，留下的便是各有心思的女人。

“庄婉仪复宠，想来庄婕妤最为高兴，我说得对吗？”马婕妤的声音不高不低，但是足够让在场几人都听得清楚。谁都知道庄婕妤比庄婉仪早入宫两年，而且庄婉仪是庄家嫡女，庄婕妤不过是侍妾生的庶女。自从庄婉仪进宫后，她对这个姐姐并不恭敬，如今马婕妤故意说这种话，不过是想让她们姐妹俩都不痛快而已。

庄婕妤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妹妹还有爬起来的一天。虽然她恨不得妹妹一遭被打入泥潭永远爬不起来，但是这是她们姐妹之间的事情，也用不着这个父亲只是个小知县的马婕妤来挑唆。

庄婕妤闻言冷笑看向马婕妤：“妹妹能伺候皇上开心，马婕妤难道不高兴？”

马婕妤脸色一变，随即冷哼道：“你们倒是姐妹情深。”

用姐妹情深来形容庄氏姐妹，不过是个讽刺而已。庄络胭与姐姐从来就没有情深过。她为嫡，庄婕妤为庶，早在府中两人就不和睦，入了后宫就更不可能。她转头看去，就见庄婕妤面色有些不好看。

庄络胭转头看着马婕妤，似笑非笑道：“马姐姐进宫多年，与我们诸位姐妹哪个不是姐妹情深呢？”

“你！”马婕妤面沉如水。她如今年岁不小，进宫的经历也算早，可是熬到现在也只是一个侧四品的婕妤，与眼前这些娇艳如花的女人比起来，她已经失了那份娇嫩。

“我们说话，哪有你小小婉仪插话的份儿。”马婕妤眼神一冷，“来人，给我掌嘴。”

“主子……”马婕妤身边的宫女露出为难之色，身子瑟瑟发抖，却是不敢动。

“妹妹失仪，还望姐姐恕罪。原本因着姐姐说我们姐妹情深，我才敢接话头的，并不